

磁卡湊近感應器，她卻聽見另一種機器的聲音。

在她身後，古舊泛黃打卡機，正吞吐紙卡。其上懸空一手，接過紙卡，插入打卡機右邊第四格卡槽。

那是三十八年前她剛進公司時使用的機種。後來歷經磁條刷卡，到現在成了感應式且能與悠遊卡整併，她以為這種機器早不復存在。

手的主人轉過身，她首先望見名牌，是實習生。原來淘汰掉的打卡機都給這些人用。這一打卡點應是新設的，每天從這進出，都沒留意。

手的主人面龐清俊，短髮稍飾以髮蠟，瀏海覆額而不遮眼，一臉好學生樣，家族聚會裡爺奶疼父母驕親朋羨的類型。體格高瘦挺拔，套裝也許是特地為此次實習新購的，僵直生硬，尚無衣裳久穿與肉身應合的線條。難掩生澀亦滿載積極，一腳還留在無塵的大學溫室，一枚白子；等著透過實習給公司蓋印，兵馬卒車，方才一枚棋子。

他看見她，併步趨來，恭敬親切：「您好，我是今天開始上班的實習生，我……」話音未竟，一聲門口跟來的「佑佑！」便引他回頭。是熟識的同期，一見面就忍不住寒暄，搥胸勾背，惹得被喚作「佑佑」的他腴然應答。匆促間就要被帶走了，離去前轉向她，點頭致意。

她卻怔然佇立，稍稍微笑，不知是爲了回應那實習生，或是爲了別的什麼。一面對自己喃著，佑佑，佑佑，眼神停在舊式打卡機右邊第四格卡槽，卻又像望著很遠很遠的地方。

五點五十五分。檔案室的壁鐘沒有秒針。她緊盯著，覺得每分鐘之間無比漫長。

沒有秒針的鐘總是這樣。認真監視，時間彷彿靜止；沒怎麼留意，倏地瞥見，才驚覺已經好一會兒了。

二十二歲大學畢業時，她是否想過未來三十八年也不過是一面沒有秒針的鐘？事情一件件落下，身於其中不覺動靜，直到有一瞬猛然清醒，卻已到了只能回頭的年紀。

那時候求職，頂著名校光環，挑了規模最大的公司，工作內容和大學專業最接近的財務部。對外體面，對己也有個交待，對未來更是無限盼望。年輕的理想，兩排路燈一盞盞接連點亮，一路耀眼直至彼時她還望不穿的時間盡頭。

十年後，她已從助理升專員，專員再升高級專員，如今又一次，名字列入下一波人事調動名單。名片盒裡只剩幾張，拇指撥起，一張張回彈，啪啪啪，下一批上頭印的就是「主任」了，她欣然一笑，啪啪啪，聽進耳裡想那是上任第一天整個部室的掌聲。恆溫二十三度空調，一片白光，她卻心跳得緊，雙頰紅熱，滿是醉醺相。

也不是沒有缺憾。名片剩得不多，租屋裡喜帖喜餅倒積得很多。早幾年還帶點回去探視父母，現在卻任憑久置過期。不是不想，只是太天真了，以為這事就如同所有連續劇和電影，端賴偶然與巧合。終於了悟人際和工作一般勞神費力的時

候，天真早拖成了不得不，分不清是自己的還是別人的想望。

於是將自己推促給一個同樣不得不的男人。誰都清楚明瞭，湊合他們的不是情愛而是歲月，然而誰都樂見其成，畢竟事業有成婚姻有著落無論如何都不容易。再一次她對外體面對已有交待，但這下她的未來得多考量一個人，路燈閃爍，雙人床上濃厚的鼾息在旁，她惟恐不經意就吹熄了燈。

卻沒料到得再多考量一個人。

上任不到三個月，確定有了。男孩，算了筆劃，「佑」字好，所有人順其自然暱之「佑佑」。

佑佑，佑佑，她亦如是喚自己的兒子，未曾改，直至今日遇上另一位佑佑。鎮日恍惚，調閱檔案發現這位佑佑是在財務部實習。好久以前她還在那裡。現在她在檔案室，對著沒有秒針的鐘發愣。

時間過了五分鐘，她沒發覺；生命過了很多年，她來不及。

六點整。下班鐘響。她回神來。仍惦著那實習生，盡速收拾妥當，疾步往那古舊打卡機，途經廁所繞進去梳理在辦公室乾燥一日的星髮。

磁卡湊近感應器，她望著對面那台淘汰給實習生用的打卡機。她將自己挪近其右第四格卡槽，睇視卡上，下班時間已經印上。她直起身體，轉頭望向長廊盡頭出入口，入暮城市已點燃成堆光火。

下班回家路上，她順道提了三個便當。烤鯖魚、蔥爆牛，另一個沒有主菜。

回家坐上餐桌，塑膠袋裡裝牛裝魚兩個便當疊著。她打開自己的，卸去橡皮筋時彈著了，說不上痛的感覺微微刺著手背。她沒開飯廳的燈，倒點亮廚房抽油煙機的小燈，暈得一格長方形的白飯暗黃。有意無意地，她吃得很慢。但直到她將沒有菜可配的白飯都一粒一粒刮乾淨了，塑膠袋裡兩個便當仍然靜置，滲出油膩的味道。

上一次三個人的晚餐是什麼時候？

想不起來了。她聳聳肩，將橡皮筋束回淨空的便當盒。起身回房，從飯廳轉向走廊，左邊第一間，她稍停留。門關著，門縫透出白光，光裡含著冷氣，拂過她的腳背，才站一會兒便腳踝痠軟。再繼續跛著拖鞋，走廊盡頭右轉，她才開門進去。

長桌上一排機器，由門口至內牆：掃描器、影帶轉錄機、尺寸大到不便攜帶的筆電、外接式硬碟。她一一啟動，器械低吟，筆電冷光是唯一的亮源。

她坐在筆電前，自右側櫥櫃取出一捲錄影帶。那是早期錄影機使用的格式，現在帶子越做越小，或用記憶卡，早些年卡帶已不適用。

卡帶置入影帶轉錄機。轉錄機上的小螢幕，筆電上的大螢幕，同時浮現同樣的人影……什麼時候開始這一切的？

這她也想不起來。大概一兩年前，他們整理屋子，翻出兩大紙箱回憶，四分之一是錄影帶，四分之三是相簿。

處理掉吧，他說。

她聽了心中一凜，走去橫在他和紙箱中間。第一次，她不向他妥協。

結婚這麼多年，她一直沒多說什麼。他四十歲發夢離職創業，最後只剩比空夢更空的存簿，她沒譏他；失業守在家裡，失了自信不願再挫了自尊，不肯分擔家務，她沒怨他；終於依憑以前的人脈兼些小差，錢也只夠自己花，拿不回家裡，她沒求索他；做業務，賣一臉初老男人的老實相，天天往外跑，晚歸或乾脆不歸，她沒質疑他。

如今看著擋在紙箱前的她，他才曉得了。第一次，他對她體貼。之後陸續為她購入所有能將相片和錄影電子化的機器、一台新的筆電好處理這些龐雜的資料、一只外接硬碟供備份。

從此她每晚都關在房裡，掃描相片，轉錄影片。他更無罣礙地晚歸或不歸。體貼到底了，反倒像算計。

今晚她依舊繼續這費時工程。她的兒子佑佑，螢幕裡兩歲，聽見掌鏡的她喚，向鏡頭趨來。經她一逗，童聲笑起來格外清亮。粗糙的影像裡佑佑轉向矮桌上她為他備好的果汁，兩手合握塑膠杯，盤坐地上，咬著吸管朝她笑，半晌飲罄。

隔著時空，兩個她見狀同感欣慰，一同哄著，佑佑好乖，佑佑好乖，螢幕內外聲音疊合。佑佑再一次朝她走來，小手撲上鏡頭，她亦一掌壓上筆電螢幕……啊佑佑，再做一杯果汁給你吧？

磁卡湊近感應器，顯示打卡時間：早上八點半。她知道自己來得早了。

其實她今天連起床都早。她是早市果菜攤第一位客人。紅蘿蔔、蕃茄、鳳梨、便利商店的優格、家裡存著的蜂蜜和果糖。七點多，連空氣都還惺忪，她摀下果汁機按鈕，一切都攪糊了。

紅粉漿，透明杯，牛皮紙袋。她緊緊揣在懷裡，打卡機前徘徊，間或彳亍進廁所幾次，對鏡整理自己。

八點五十五分。這向東的出入口，晨光落降大理石地，金燦逼人。逆著光她終於望見熟悉的身影走來。

實習生佑佑，時隔一天又在此時此地撞見此人，對她擺出相當客氣的驚喜。

「昨天真的很抱歉……」他接過打印時間的紙卡，放回卡槽，向她走來。

她彷彿無聞，畏畏惶惶將紙袋塞去，一面埋頭囁嚅，有聲無字，渾糊不清。

她覺得自己內部有個聲音膨脹著。一聲呼喚，關於名字，關於兒子。然而她還清楚。也許就是太清楚了，這聲呼喚才嚙得有些費力。

當年她上任財務部主任後、確有身孕時，上頭調一個同期來支援。將產假和自己的休假湊一起，將近三個月，為此她有些感激，回復上班那天特地提一盒千元法式點心。

卻見這代理者端坐她的主任辦公室。滿是與她品味相異的擺設。

耳語遍遍，說那女人趁虛而入，疏通過上面了。好事者甚且將「疏通」代換成「睡過」，否則怎能三個月就擠下她忠實拼了十年的勞穫？

坐回升職前的位子，丟掉所有沾附流言的紙條，一天吃完整盒千元法式點心。從此死了心卻狠不下心，怨懟這裡又仰賴這裡。於是就只是工作。只是工作的人可有可無。流浪各個處室，從管錢的，到管人的，最後退到管紙張的檔案室。

檔案室，全公司戲稱「養老院」：專俸年資早已屆滿卻遲遲不退休者。

這裡只有她和另一個老愛梳個髮髻的女人。除了協助調閱與歸檔，意興闌珊為每年一篇報告寫幾個字，便鎮日碎嘴。多以養身秘訣為談資，即便她們比誰都明瞭，到了這時候，再怎麼養也是徒見敗壞。

六點整。下班鐘響。她起身收拾，不知該不該期待再見到那實習生。

拖著其實沒怎麼工作卻十分疲累的身子，她將磁卡湊近感應器，眺向長廊遠方出入口，滿溢燈火。鐘響午休，鐘響下班，鐘裡頭零件舊了，窸窣咿呀，這敗壞聲便是她對一輩子長的鐘響發出的嘆息。

一樣的公車，一樣的路。

下班回家路上，她順道提了三盒炒飯，一盒炒鮭魚，一盒炒肉絲，還有一盒清炒飯。隨後卻繞至超市，又提了一袋。回家收置，開冰箱，唯見昨晚的便當及做果汁剩下的食材。空蕩得連冰箱內的燈都有些刺眼。

她吃得比昨晚快些。依舊剩兩盒炒飯在桌上。匆匆步向房間，途中又在那扇透著白光和冷氣的門外停佇一會。然思及明天又得早起，便晒了晒，再度起步。

右手邊櫥櫃抽出一本相簿。還未打開，一張放大沖洗的照片已滑落地上。拾起，翻過面來，比昨晚的錄影又長大許多的男孩，右手高舉小獎座，左手勝利勢，雙眼給笑壓擠成兩道細拱。再翻背面，字跡：「小四。珠算比賽季軍。」

她將這張放上掃描器，等待圖檔進入電腦時，她翻開這本相簿，抽出一張張相片。都是兒子令她驕傲的時刻：珠算比賽、查字典比賽、朗讀比賽、學期班級排名……有些連參加都有獎，小學生的小榮譽。

工作失意，老公失敗，曾經體面有交待的物事如今皆非。未來的路，兩排燈已灰滅，垂頭之際但見一男孩緊揪著她的衣襠。

於是極細心的疼護，極熱切的栽培。三餐都是她親手烹調，補習班才藝班和學校四處接送，物質盡皆良品。她努力將他的生活熨成她心底的妥貼。

這相簿最後四張照片，正好排滿掃描器平面。小學六年級，畢業典禮。其中一張，已經抽高到與她眉毛齊平的佑佑，母子兩人相擁。彼時她終於燦笑，以為兒子將如是與她相偕，一償所有失落。

磁卡湊近感應器，又是早上八點半。

今天她起得與昨天差不多早。從冰箱取出昨晚超市買的雜糧吐司、苜蓿芽、美生菜、乳酪抹醬、美乃滋、堅果粉和厚片培根、昨天做果汁剩下的蕃茄。吐司烤過，培根煎香，生菜層層疊疊。小心提著，打卡機前盤桓，又是一場等待。

又是八點五十五分，又是彼此都熟悉的金光和人影。實習生佑佑，第三天見到她，心裡漸漸有個底了，臉龐閃瞬暗影，亦即時堆起微笑：「昨天的果汁……」，

她還是沒把話聽完，就將提袋推去，待他接住便慌忙走遠，沒見他微笑垮成爲難。

之後又是一樣午休一樣下班，一樣的公車一樣的路。如是反覆多日。但往返之間，她原本枯索的生命似乎冒出幾絲鮮嫩的機轉。

例如她越來越少回家順道提外食，最近連著幾天甚至都忘了，卻天天都繞進超市巡過一圈，一籃食材滿載。又例如她停在那扇門外的時間越來越短促，後來幾乎只是不留意地經過，卻耗費越來越多時間關在自己的房裡。相片錄影盡皆電子化，她一點開檔案，影像晃動，照片挪移，直到自己昏睡，又被晨響的鬧鐘驚醒。

每天烹飪的手續越來越繁複，成品從合於早餐，逐漸厚重爲宜於午餐。冰箱越來越滿，她起得越來越早。

直到這天。這天她徹夜看完所有照片和錄影，醒著關掉鬧鐘，恍惚又亢奮。進廚房炒三種配菜，再煎片鮭魚。熱騰騰沉甸甸兩個便當，一臉油煙，滿心躊躇的期待。

仍然是打卡機前。實習生走來，仍然見到她，這麼些日子客氣消成爲難，爲難磨成厭煩，厭煩明明白白吁成一口長嘆。

她一步跨來，亂了他的嘆息，兩個便當擠進他懷裡，期期艾艾：「中、中午、一起、起……吃、吃、吃飯……好嗎？」

他收過她的果汁、三明治、蛋餅、小西點、漢堡、飯糰、煙燻鮭魚沙拉……但第一次，袋子貼向他時，他倏地收手後退。兩個便當垂直跌撞大理石地，悶砰一聲。她驚詫，他卻鎮定：「謝謝、對不起、但麻煩不要再這樣了……」他眉頭蹙緊，猶豫一會，「同事——大家都傳得很難聽……」，又考慮一陣，「不只姐弟戀，連什麼『母子戀』都來了」。

他快步離去，獨留她怔忡。數著拾起提袋，逆著上班人潮，走向出入口，金光自腳踝燙上雙眼，她眨也沒眨。

第一次，她在早上九點離開公司。

第一次，她自己沒發現，今天沒將磁卡湊近感應器。

一樣的公車一樣的路。這麼早她沒順道亦無繞道，只提兩個自己做的便當回到家。

提袋空癟橫躺，兩個便當打開，沒有鮭魚的擺她這邊，另一個擺對面，右手邊都置妥筷子。沒有人開動。就這樣一個人兩個便當，端坐許久。幾乎沒有動作，彷彿一場睜眼的睡眠，又似一次空洞的等待。

近午了。採光不好的飯廳連白天都昏暗。因此當她的眼角滲進一絲白光，就足以使她醒來，瞥向光源。

通往房間的走廊牆壁，白光從一垂角蔓延成一面曲折的長方形，一人型影子浮現，走在牆上，腳步卻震入地板，離飯廳越近，就越歪扭得不合比例。直至影子終於躡離牆面，她不熟悉的人影從白光走來。

那是個被茫然鬆垮掉的人。

本來不是這樣的。

母子這麼多年，她的兒子佑佑，一直都很乖順。

國小畢業後，那些簡便的成就離棄他，他開始明瞭自己的手握不住筆桿，卻清楚記得籃球上暗橘色的顆粒。但她只是更殷切送他進補習班。他沒忤逆她。他喜歡吃一頓長肉的廉價牛排，她卻每日烹調說是能長腦的魚。他仍然每晚回家吃飯。她從沒參加過他的比賽，倒是在他所有能陪考的日子處處周到；她把每一張「進步獎」獎狀貼上牆壁，卻從沒理會球隊比賽的獎座和獎牌。當然他高中考得奇差，憑著球隊的榮譽才勉強將自己留在升學的輸送帶。

高中三年只是國中三年的再製，而他一直都很乖順。

直到接獲指考成績單，他才怯怯跟她說，媽我累了，真的念不來，重考體大好不好？計程車裡，她靜靜靠向車窗，路燈規律行過她的側臉，忽明忽滅。

不久後他莫名接到入學通知，才知道她擅自替他填了志願，勉強將他縛在據說考個位數也能上的大學。這次換她怯怯跟他說，媽是爲了你好啊，念一般大學，念商，畢業後媽媽在公司都能幫你說說看。

也許是因爲自己的聲音顫抖，她沒有發現兒子的雙手握得很緊，很緊，緊得發顫。

之後就逐漸不是那個乖順的佑佑。和他爸一樣，他也晚歸或不歸，或寐至中午。她這才驚覺只消錯開作息，兩個人就會同個屋簷底下見不得面，母子這麼多年其實比自己以爲的更容易消散。她只得偶爾請假，或熬夜，隔著緊鎖的房門，說說話，貼字條在門上。沒有回音，唯門縫透出白光和冷氣，痠軟她的腳踝。

她的心一日灰敗過一日，再也不做菜，每日順道提便當，但仍然記得要給他吃魚；他的體格一日頹靡勝一日，再也不打球，每日深夜才吃冷便當，永遠不拿裝魚的那盒。

而今她的兒子，二十八歲，失業第四年，一事無成。

她仰頭，正好對上他冷冷瞥來一眼。那一眼使彼此僵持，僅剩細微的呼吸埋伏。像是隨時會發生什麼。

她覺得自己內部有個聲音膨脹著。一聲呼喚，關於名字，關於兒子。然而面前這人，臉色蒼白下沉，頭髮蓬亂，滿嘴鬍鬚，眼周垂黑。又熟悉又陌生，她夾在兩者之間的真空，欲發聲還噤聲。

只是每天搭一樣的公車走一樣的路而已。只是每天將磁卡靠近感應器，早上九點晚上六點而已。只是每天買的便當都有剩而已。只是每天停在透著白光和冷氣的房門外，記不得多久沒看見自己的兒子而已。只是每天都盯著辦公室壁上那沒有秒針的鐘而已。

日日積攢這些「這樣而已」，直到回首時，她才驚覺她從來不知今夕何夕，不明白此人何人，不確定自己爲誰。

只是在這場不知持續一秒還是一分的暫停中，她先垂下雙眼而已。

他見狀便端起便當，轉身回房，又走成走廊牆上一道歪扭的人影，而後牆上的白光從曲折的長方形關成垂角。門扣上，反鎖，牆面終歸昏黑。

而她終歸一個人用餐。上一次三個人，不，兩個人吃飯是什麼時候了？

第一次，她不在飯廳吃飯。而是端便當回房，按開電腦，畫面停在所有照片以幻燈片方式播畢後的頁面。游標滑到「再次播放」的選項上。

每張照片間隔五秒。第一張她還和剛出生的佑佑躺在醫院，下一張卻躍至佑佑小學坐在書桌前看課本的側面。她沒有為檔案編碼，時序混亂。也許就是因為這樣，她沒有發現，隨著佑佑長大，他們一家人出遊的照片越來越少，再後來老公幾乎不會出現在照片裡，再後來只剩下每年一張佑佑生日時母子兩人湊在蛋糕旁的定時自拍照。她也沒有發現，佑佑的表情越來越冷淡，那不是男孩子為了掩飾和母親拍照的羞澀，而是有所失的茫然與倉皇。而她自己則笑得益發勉強，彷彿心底明白有些什麼正在鬆解，卻無力抓持。

幻燈片最後一張，佑佑高中畢業典禮上兩人的合照。彼時他已長得高壯，她的頭頂僅止於他的肩。彼時他還臉龐清俊，蓄了些頭髮，爲了這個時刻，特地稍飾以髮蠟，瀏海覆額而不遮眼，一臉好學生乖兒子樣，家族聚會裡爺奶疼父母驕親朋羨的類型。

她湊近電腦，衣角鋪到飯上，冷光映出僵硬揚起的嘴角，眼盯螢幕，卻又像看著很遠很遠的地方。

什麼母子戀？本來就是母子啊。沒關係，一定是你不喜歡吃便當吧？沒關係，媽媽明天做別的就好了。好不好，佑佑？